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　蕭統　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吕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

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冏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文選但録其序莫載其賦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為宜故云不一也　何則循五臣本作脩心以為量者存乎我　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乎我也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善曰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以心常繫於彼也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豈約唯所遭遇　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濟曰域謂

身也豐約大本也落葉俟微風五臣本作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善曰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五臣同善注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

善曰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曰管仲承天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向曰斗筲小器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五臣本無也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　良曰歷徧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善曰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

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濟曰自我謂自說已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敗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翰曰挾帶也勳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為俯仰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五臣作哉 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向曰心玩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諂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善曰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和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銑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

忌盈害

上鬼神猶且不免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祛服荷戟立乎善本作于廟門之下援于元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旄頭劒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嚮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宮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祛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祛服

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翰曰袨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同善注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也　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

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堪其敝也是以君輿鞅鞅於亮切五臣本作怏不悅公旦之舉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　濟曰君輿召公也怏怏不悅貌公旦周公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召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也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善曰漢書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　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　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平侯師師謂相法也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

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五臣本無者與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各恨也宣帝同善注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五臣本作暱焉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近也暱近也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善曰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

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没齒至死也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濟曰周公為羣叔流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急劣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

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句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劒也　翰曰伊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同善注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

此而死固為人臣所宜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善曰謂周公也　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善曰謂霍光也　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　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又况乎饕士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哉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良曰饕貪也易輕也

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則喪亡其身也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　向曰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善曰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善曰漢書

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五臣本無方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 濟曰陊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眄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功能於時世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善本作亡已事之已拙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而不知已事拙之甚也工善也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 銑曰顛仆謂傾倒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五臣本無也 善曰荅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

起以諭斯等　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烈也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去　蓋為此也　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翰曰人情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　而游子徇　善本作殉　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　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　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善曰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率意無違欲莫順焉

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巍巍高大皃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之首也冠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濟曰大欲謂好道德也愆失也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善本作逾逸而名愈劭善曰爾雅注曰劭美也　翰曰劭謂不絕也愈益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向曰此謂退身然也彼謂貪榮也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善本作疊積成山岳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釁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土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名編凶頑之條身猒荼毒之痛豈不謬哉善曰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説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顔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命延年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謂手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

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銑曰淵

流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善曰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

拓洛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　濟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廣世業以遺後緒使堅萬而成乎大道也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　翰曰函夏中國也言有

宋奄居中國也弘大也

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

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向曰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所者言高祖規矩同於大道也

皇上以歡文承歷景屬宸居

善曰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濬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銑曰皇上謂文帝也歡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以承歷數　明繼先帝位也

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　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

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

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謂王為宰輔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　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體以育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為輔佐也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

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翰曰晷日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

五方雜遝徒合四隩於六來暨

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　向曰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遝人物殷衆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　善曰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穆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　銑曰建立戚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大子協樂上庠肆教　善曰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良曰大子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桓

機周密品式備具　濟曰品品秩也式猶法也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蒍敖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義也眂令謂觀號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于外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揩合於同異揚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

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　銑曰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諭德諭大子之德也頳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余日漠之貢府無虛月善曰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來牽其犀　良曰頳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　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絕也列燧千城通驛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城言郡縣多也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善曰魏都賦曰思稾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卭笮之君長

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 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廻面皆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之化

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羣士嚮慕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 銑曰慕嚮慕德音也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夷 良曰天子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

將從縣中宇張樂岱郊 善曰言將從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郊也

增類帝之宮 五臣註作壇 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

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誄獵曰犯屬車之清塵　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

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

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也言日次胃星之軌行畔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

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銑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

也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五臣本作氓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善曰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　良曰言天子思荅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也庶氓衆人也願望也邁行也

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善曰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知時歷之官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善曰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　翰曰昔者周公禊飲于洛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善曰上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賦曰集禁林而屯聚　向曰除掃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林苑也

左闕

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壓苑太液懷曾山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闞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隥洛神賦曰秣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　銑曰闞據也隥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壓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令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松石峻㟥古毀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在官萃翔騶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善曰西都賦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　濟曰峻㟥高峻也葱翠青色也陰煙山中氣也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騶鳥獸也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循也言周循於

山水之間也旌門洞立延帷接枑五臣本作枒字音牙善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也銑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迴行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迴枒也枒即牙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善曰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良曰閱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謂流杯池也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徒兮騎搖玉鑾發流吹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濟曰春

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也游之禮也蒼靈謂春初句芒也秦塗謂前驅以清道　翰曰祕駕天子馬也肩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玉鑾　五臣本天子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也

天動神移淵旋　作放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岋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向曰此皆衆士百官行從多貌行所即游所也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　善曰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纚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褰虹旗於玉門　銑曰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

肴蔌　速　芬藉觴醳　亦　泛浮　善曰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旨酒也　良曰魚肉曰肴菜蔬曰蔌芬香也藉多也觴醳酒也泛浮言多也

妍歌妙

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善曰：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禮圖曰：筍簴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銜綵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樂器也。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向曰：四上、六莖、九成，皆曲名也。餘同善注。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皆言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舟名。御，泛也。

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静裝藻野袪服縟川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糚刻飾鄒陽上書曰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　銑曰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鶩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袪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縟雜色也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內五臣本作會者矣善曰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劍閣銘曰刿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良曰殷賑富有皃區匡方也煥衍多溢皃上應萬壽下禔氏移百福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卜爾百福　翰

曰膺當也市筵稟和闔堂依德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羣臣市席滿堂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銑曰盤樂也景亦日也遽疾也洽合也金駕揔駟聖儀載佇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揔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行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悵釣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酆宮之朝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啟會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酆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安縣謂縣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中國之兩京也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善曰闕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

名言志欲平中原以為宴也

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五臣本作登

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善曰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向曰楚子木問趙孟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勑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遊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濟曰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

是以得一奉宸道還襄城之域善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　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道還游貌城野也

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亦之阿然窅烏鳥眇寂寥

其獨適者已五臣本作也　善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　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　銑曰言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下同之也窅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五臣本作人共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樂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騂騮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　良曰夏后帝啟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舜謂馬行皃瑤水瑤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

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羲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　齊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　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之宮也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從延喜之玉攸歸

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顯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旋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向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饗陰陽和也　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喜之玉言此二寶從歸于齊也攸所也

革

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時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古瑩之慙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良曰齊改宋歷數而受天命以為天子也 濟曰度邑謂卜度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恥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遷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坰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坰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息皆猶無也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聊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闕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

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克開王表者禹　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

駿發聞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

善曰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發聞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

皇帝

善曰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　銑曰齊武帝也

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　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言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故云運聚下武

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

善曰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　濟曰五行水

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昭章雲漢暉麗日月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　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向曰彈壓猶蹴蹋也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善曰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録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銑曰景光敷布柔安也澤普汜五臣本作泛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通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猶且具明

廢寢昃晷忘餐善曰此詳鹿丘之歎注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濟曰具及也言自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善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秋駕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良曰巍巍高大之皃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焉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善曰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羲皇孟子曰如其

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嶮矣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者蓋憂天下也言濟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亦不以為嶮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䟽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銑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

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粢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範法也

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

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濟曰言炳冊青文也道潤金璧美也

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嘗名太子出龍樓門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　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胄齒年也

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

跨躡女展昌姬韜軼炎漢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越也昌姬謂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躡蹈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勸來仕允克施之譽善曰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來仕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

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　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　濟曰周公名公公分陜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也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　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方勿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翰曰珪璋玉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芾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　本支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　善曰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　向曰本支謂宗族也　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善曰史記曰文

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　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採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濼盥引鏡自照曰時清目明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　良同善注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無洗耳言今太平野無逸人也沈冥之怨既缺薖苦和軸之疾已消善曰漢書曰蜀嚴沉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仕沉冥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薖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濟曰沉冥薖軸皆疾病也缺消謂疾病盡除也興廉舉

孝歲貢善本作時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于中甸善曰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翰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協律揔章之司序倫正俗善曰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揔章觀荀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奏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揔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向曰協律樂官揔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也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 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善曰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珥執也彤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君言也仙室館名也

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善曰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

鈎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敝履穿餘同銑注 銑曰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爲琅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冠壞冠也空屐敝屐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彯摇武猛扛鼎揭渠列旗之士善曰漢書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百人也 良曰彯摇輕便見扛揭皆舉也

勤恤民隱糾逖士力王慝士德反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晋文公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 翰曰恤憂隱痛逖遠王大慝惡也言憂勤天下人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

射集隼於高墉繳之若大風於長隧

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善曰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濟曰隼鷙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於高牆之上喻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堯使羿繳之於清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

讒莠蔑聞攘爭掩息善曰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冠攘　翰曰讒譖之人在朝如苗之有莠言此事於齊朝亦無聞也蔑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

稀鳴桴伏流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善曰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向曰桴擊鼓杖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圜扉獄也

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耆年闕市井之游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遊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　銑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慖九永切清夷善曰閒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隣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　毛詩曰慖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天性也　翰曰宮居隣近慖遠夷平也言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威德而清平也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善曰漢書匈奴

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馬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胷之民喻巴蜀文又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㧙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向曰

侮食左言蠻夷國也　銑曰離身反踵髽首貫胷四海國名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

文鉞碧砮之琛奇幹五臣作翰善芳之賦善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鉞杜篤展武論曰文鉞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　良曰善芳遠國異鳥名　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善曰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

馬故云駟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邸猶府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於府藏也充仞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官言遠方所獻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匭牘五臣本作軌躅相尋鞮丁兮譯無曠善曰尚書曰包匭菁茅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銑曰軌躅行跡也言萬物貢獻行跡相尋不絕也周官鞮韄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不曠也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鱗之轍緌而惟旌卷悠悠之旆善曰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

車轔轔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轔轔衆車聲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旌旗垂皃埋卷言皆不用也

四方無拂扶勿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捍王命也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之示不用兵也

天瑞降地符升善曰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　翰曰天瑞者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

澤馬來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向曰澤馬瑞馬也

器車出善曰禮記曰山出器車　銑曰器車瑞車也

紫脫華朱英秀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

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長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傅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向曰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

倭枝植 善同濟注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故曰倭枝植生也

歷草滋 善曰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英孳翰曰堯時有蓂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歷故云歷草也滋茂也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 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明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 良曰暉明也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

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

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五臣本作號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善曰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濟同善注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遊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

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

善曰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汩吾南行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䰟祓除不詳也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翰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粤上斯巳謂於此上巳也惟詞也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善曰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

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善曰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

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銑曰稧絜也言祓不祥以獲清絜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眷矚也

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　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　濟曰丹陵地名堯所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

殷殷上均乎姚澤膴膴無禹尚於周原善曰呂氏春秋

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濵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輙輙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皃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輙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良曰殷殷盛皃姚澤舜生地膴膴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此處之美加於周原也

狭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早緬反

善曰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褊小也言皆以豐譙為狭陋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

善曰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

雲構　向曰言於圃中作宮也將造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其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銑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　向曰負向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構屋檐於水上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善曰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辯曰廻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柢震阿　翰曰鏡御

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聰也綺疏聰也渠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玉者美言之也砌階也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善曰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迴以像偶語髙誘曰拂戾邅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良曰幽幽深皃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皃斯干澗水也曲拂邅迴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中水流皃徑復謂出入山谷也

新蓱泛沚華桐發岫雜夭平**采于柔荑啼亂嚶聲於緜**五臣本作錦**羽**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蓱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黄鳥薛君注曰緜蠻文皃　向曰沚池岫山也謂季春之月蓱始生桐始華　銑曰夭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葉也錦文也

禁軒承

幸清宮俟宴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

蹕曰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曰幸清宮天子所遊宮俟待也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也帟平帳也幕帳裙也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善曰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而無雲也登光辨色謂日光初上始辨曉色也戒善作式道執殳展軨零效駕善曰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銑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殳兵器也軨車也效命

也

徐鑾警節明鍾暢音善曰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紼舞　良曰鑾鈴也馬徐行以警動其節知君之行也天子出則撞左鍾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

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濟曰七萃壯勇士也鑣馬飾也九斿謂從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斿車軌車跡也

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善曰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翰曰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簫管屬言其聲衆振山木而動也

魚甲煙聚貝冑星羅五臣本作離

重英曲瑵側紋之飾絕景追善本作遺風之騎善曰孫卿子曰楚紋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

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瑵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絶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向曰魚甲以鮫皮為甲貝冑以貝珠為冑也冑兜鍪也煙聚星離言多也　銑曰重英緣畫之矛也曲瑵車蓋玉也絶景追風之騎良馬也

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驥馬填廄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　潘岳閒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雷逝　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駟駿良馬也函列行列列也　濟曰虎視龍超雷駭雷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也

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善曰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飈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覼縷翰曰轟轟隱隱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歎辭也

爾乃

廻輿駐罕岳鎮淵渟音亭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　向曰輿天子車也罕獵車名孫子兵法云其鎮如岳其渟如淵也睟邃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皃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銑曰睟潤澤之皃也穆和也式用也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也　良曰几玉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循行也篠係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幽

詩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犛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罍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 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皆樂器也戚斧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籥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 召鳴鳥于弇菴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善曰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雲其文卌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 翰曰弇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

倫樂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雁名帝江正五臣本作清歌有闋缺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瑤漿密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算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向曰闋終也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羣臣也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

嘉賓之義也　濟曰日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霑矣居留也滋潤也渥厚也

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善曰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

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依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

其先　向曰其先謂始祖也

自秦至宋國史家牒待協詳焉　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晉中興以來

六世名徳為善本無為字海内冠冕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覧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過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䟽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銑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行言行仁道者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絶也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善曰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别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覧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良同善注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善曰史記

曰王翦者頻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向曰離王離也翦王翦也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時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云公

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典字踐得二之庶善本無庶字幾善曰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

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聖賢未生有命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銑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詣潁川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此皆賢人之星也言得此一精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善曰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良曰淵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道也言人

雖欲望其道其道幽遠常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也際至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濟曰宏大也載籍經典也博廣也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逃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所述史記也旨美也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善曰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劒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劒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錈堅則折劒折且錈焉

得為利劍也 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辯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辯其白者使不白合其異者使同離其同者使其異也 莫不揔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善曰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 銑曰總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互為用於心中也極中也 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 然檢鏡所歸人倫異 善作以 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 善無工 自函 善作成 洛不守憲章中輟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

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濟曰函函關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也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

善曰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　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諸儒尚有闕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脩於此日也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

白也生者人有德之稱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銑曰言上老生之徒莫不北面中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善本無也字　善曰習鑿齒漢晉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增益高遠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　濟曰期歲一歲

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丁仲於公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于泉臺　翰曰志學年十五時也折衷者言皆取公所為以合制度也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餘同向注　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卑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汝郁

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善同銑注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强為餐飯誑言云已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之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濟濟見孫權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勝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

咽謂悲甚不能言也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善作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濟曰誓不遵奉毀塋棄棺之詔也　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作遷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元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　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

謂元年也

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銑曰言其修書史也同善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

良曰伊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佐君故有應合時務之迹而百姓皆有屬望之心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五臣作風塵　善曰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無盡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興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善曰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敬曰令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向曰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抗平也

因

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中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善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謂約以歲寒之志也止足之戒謂戒其滿盈也粲荅詩云善作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向曰老夫袁粲自謂也之子猶夫子也即謂儉也亦何猶無也照見襟心也言老夫無所寄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善同銑注　銑曰儉遺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即袁粲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善曰漢書曰兒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　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善本作公

清　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　翰曰參掌也魏毛玠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僉也俄遷侍中以慜侯善作慜始終之職固辭不拜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元凶巫蠱事洩上名僧綽具言之劭於宫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項之劭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荅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慜侯　向曰慜侯即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聖

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也寤寐風雲實資人傑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善作初建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

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良曰宸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座星也圖讖也緯謂織也著明也王佐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為立百司臺署故云齊臺也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末世也浮薄紊亂軌跡也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五臣作傾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彝常也典典常備物朝廷威儀也符策也蓄積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銑

曰太祖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 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役瓊郤烏荅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郤誤也營役瓊切郤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庶平 翰曰同善注言自營郤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僉也允信也 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 尋表解選翰曰言尋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 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善本作國字將軍永

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善曰本官謂侍中尚書令　翰曰丹陽帝都郡名也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漢書曰京師五方風俗雜錯　向曰六輔謂旁有六郡相近也五方者謂四方及帝都也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善曰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　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於善道矣楚謂遠也夏謂近也故能使解劒拜仇歸田息訟善同良注　良曰後漢許荊兄子世嘗殺人其讎操兵將殺世荊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解劒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

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也歸田謂不爭也

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 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眞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賊禁絀晉書曰劉恢字眞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萊倦不息無終里邪蒿非素尚無終喪若始 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溫嶠字太眞劉恢字眞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 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

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温劉之跡而為尹丹陽聞其餘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向曰言儉親自弔祭温劉二尹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期用明代祠祀之禮也

時簡穆公甍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善曰同銑注也　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所養故特深於常哀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勅不許慕謂哀慕也

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

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勑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道義經典之師為人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

復官　善本作復以本官　濟曰謂居叔父之服今卻居官故云復官

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胥怨

善曰挂服未詳餘同翰　翰曰魏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弃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留侯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弃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倫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

總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人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銑曰頃之言不久也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善同良注良曰本號謂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濟曰愈益也大典重位也六年又申前

命善曰儀同三司之命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故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選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向曰固辭知吏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頻不許辭讓之請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善同銑注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懟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之也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善曰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良曰奔推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以難知之性

協易失之情善曰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濟曰人性賢愚深厚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善曰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吾訟乎翰曰若使前人無訟其事深在善誘道也弘善也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善曰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如衡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誄曰提衡左府舉直閉邪向曰提執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抜奇取異興微繼絶善曰王隱晉書羊枯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抜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絶世銑曰抜用奇異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之緒絶者繼之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善曰燕丹子曰田光見太子

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　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

春秋三十有八

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功

善作工

女寢機而已哉

善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劉紹聖

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
機　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舂者不相送杵
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輟機言倫之
堯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

故善本有以字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左氏傳曰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
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向曰以
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痛深也以其明教義之道
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遒越也砥礪石
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船也所以濟乎大川
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
之道
也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保鼓吹

增班劒為善無為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善曰漢官儀曰班劒者以虎皮飾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銑曰羽葆班劒并葬之儀衛增於常儀為六十人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善曰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裳服用自周而已良曰利物不利已也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財以賑其急遽也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

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已之德　翰曰不說已長也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善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　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和皃也弘長風流許與氣類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習鑿齒漢晉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謝承後漢書曰桓礰那營氣類經緯士人　良曰弘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類取也言招引道義之士與已同也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善曰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行其業也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

之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翰曰勗勉也丹霄天也青冥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使其道業高遠如天雲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善曰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向曰各隨才而擢用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銑曰言知分節也窮涯而反盈量知歸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步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良曰言其知止如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五臣本作改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

典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濟曰人譽謂謳謌美德也緝熙光明也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善曰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襃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為襃制禮非禎祥之符表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襃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勑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翰曰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模儉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爽差淵深也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大也理積則神無忤

往事感則悅情斯來銑曰義理積於心所為必決則神思無忤往也前事感其義理則皆以喜悅之情而來歸德也無是己之心事隅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隅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人無愛增均乎如一則毀譽從何而生也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濟曰造至也干犯也言至於大體之理性多寬和故若可犯言而臨事必定故不可奪移也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下容非翰曰不以廉物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為非也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公生

自華宗世務簡隅善曰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隅絕素所不習也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事獨為人所尊重擅獨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善曰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濟曰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也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版所以書記事也紀記訊問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姧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

而成不敢獨否　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者百數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人者此事皆積習以成姧僞矣

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怒乃出其重劾　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

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

善曰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公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濟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

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

善曰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

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　昉

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　銑曰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　善作盼　之榮鄭璞踰於周寶　善曰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

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爲璞尚書曰弘壁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寳 良曰昉自謙不才濫見推譽爲美同善注言虚叨以顧盼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寳也士感知己懷此何極 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 善曰十洲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 銑曰禮闈尚書省也 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善曰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 濟曰

該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豈直為彫飾文章以為縟采乎縟采雜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善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不擇地過之則為勝也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善本又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五臣本無思字以薄技效德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善曰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銑曰貽遺範法也為如干卷善本如干卷上有如干帙一句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善本無之字言不列于集集錄如

左

文選卷四十六